

丛书名：农家书屋文库

五 陵 原

冯萌献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陵原/ 冯萌献 著. 兰州市：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

【丛书名】农家书屋文库

ISBN 97 8-7-5421-1545-4

主题词：长篇小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中国分类号：I247.57

原书定价：46.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一失足成千古	001
第二章	抢	016
第三章	夺	040
第四章	以假乱	060
第五章	举杯饮	096
第六章	绝育得	129
第七章	自断其腿成“名人”	157
第八章	辜丸之	199
第九章	跨	229
第十章	为情哭得心儿	244
第十一章	蒙面老人尚子	266
第十二章	苦酒一杯情未	285
第十三章	步迈先	315
第十四章	乡情与子	339
第十五章	荒冢掩身不掩	359
第十六章	民奖干部播奇	376
第十七章	功苦自有天地	396
第十八章	情之	414
第十九章	生离死别总关	436

第一章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

“江南才子北方将，咸阳北原埋皇上”，这话流传了很久。且不说南方是否多才子，北方是否多将帅，咸阳北原埋了许多皇帝，却是事实。特别是五陵县境内，就是皇陵密集之地。方圆几十公里内，除了汉高祖刘邦长陵、汉惠帝刘盈安陵、汉景帝刘启阳陵、汉武帝刘彻茂陵、汉昭帝刘弗陵平陵外，紧靠西北三县交界的地方，还有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唐高宗李治和则天皇后合葬的乾陵、东南不远处的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顺陵等等。至于像霍光、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阳信长公主、李夫人、程咬金、尉迟敬德、魏征、章怀太子、永泰公主、李靖、徐懋功等等这些皇亲国戚、文臣武将、才子佳人的陪葬墓，更是多如繁星，难以胜计。

这些显赫一时的人物，何以在美丽的万里江山、无边禹甸中，偏偏选中了这块长寝之地，自然有他的道理。且不说什么烟云氤氲、紫气常绕、吉祥福地那些形容，只那独特的地理环境，倒是天下少有的。五陵县位于陕西八百里秦川中部，北倚黄山，南临渭水，东以古长安为邻，西与宝鸡接壤，视野开阔，一望千里，西北高而东南低，泾、渭盘绕，九宗山、梁山为屏，无疑是块风水宝地。而且这里四季分明，风景如画，田肥地茂，人杰地灵，像一颗长年闪光的珍珠，镶嵌在关中平原。你说这般好的仙天福地，皇上不占谁占？何况他们查经据典，卜算阴阳，勘察地脉，依据五



行学说，认为“龙眠”此地，不仅自己心安理得，高枕无忧，而且还可以荫福子孙，惠及后代，所以，就更成为这些万乘之尊们的理想陵地了。正因这块地方得天独厚，不光帝王们慧目独具，而一般平民百姓也被诱惑得心里痒痒，以求争得七尺之地，长眠这里，希望沾点龙气地脉，后代也有个出头之日。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难得如愿以偿。据说汉武帝茂陵就有一段优美的故事传说，一直流传至今。汉武帝刘彻刚刚坐上皇位，就诏令风水先生为他勘察墓地。其中有个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于阴阳八卦，善察地脉吉祥的风水先生，跑遍了全国大半数地方，都感到美中不足。当他一到槐里茂乡那块地方后，四面一看，罗盘一搭，立刻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他走遍千山万水，最为满意的龙眠凤卧之地了。接着他又向南走了数百步之遥，举目远眺，更惊得瞠目结舌，一下子呆在那里。原来这里莽山北横，渭水东流，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真乃普天之下的一方奇土。而且和风习习，百鸟啾啾，天高气爽，花红柳绿，气物卓异，钟灵毓秀，柏树滴翠，槐花溢香，更使这块风水宝地明媚灿烂，处处生辉了。南见秦岭高耸，逶迤峻奇；东看骊山日出，霞光满天，不由叹道：如此奇脉，天下无二了。忽然又灵机一动，暗自想道：“这般风水宝地，何故只由帝王独据呢？他们在阳世人间，居高临下，奴役民众，整天花天酒地，轻歌曼舞，住的是金宫玉阙，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锦缎，睡的是娇妻美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扣衣扣，系裤带，也有宫女侍候，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难道到了阴间，还要这么作威作福，飞扬跋扈吗？还要你的子孙像你一样，统治万民，百代承袭么？倘若我在百年之后，能够埋葬此地，占得至好风水，将来定会荫庇子孙，同样会生龙育凤，人才辈出，干一番事业，光宗耀祖，名传天下的。人常说，帝王本无种，唯有才者居之，我就不信这天下永远是你刘家的！”

风水先生这么想了，就回到京城，禀报了武帝。武帝又亲自带了许多

能员上将，去现在的茂陵那块地方看了，纷纷说道：好个龙寝凤栖的宝地！武帝更是赞不绝口，高兴得了得，立刻就要大赏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却跪辞不受，说他有个请求，万望陛下恩准。武帝正在兴头上，就说有什么请求尽管明说。你为寡人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寡人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风水先生奏道：“小臣一不求官，二不求财，只求万岁在龙穴南边数百步之处，赐小臣一席之地，死后伴在万岁脚下，也好朝夕侍奉左右，以谢万岁知遇之恩。只是小臣自知人微言轻，地位卑下，不敢奢望死后陪葬，所以只能侍候于万岁脚下，不知万岁意下如何？”武帝见他说得如此诚实，又如此忠心，就当即说道：“准奏。”后来武帝驾崩，就埋在北边；风水先生死后，就埋在南边。

埋就埋了，不料当真出了奇事。风水先生那个原本很小的墓冢，却像酵面似的，一天大一老节子，眼看着就要和茂陵一般的雄伟高大了。庶民百姓见了，纷纷称奇，莫辨吉凶，文武百官见了，吓得惊慌失措，魂不附体，却又束手无策。这日玉皇大帝无事，信步出了南天门，站在云头，俯瞰人间风光，却一眼就瞧见了那个还在疯长的大坟了。玉帝一惊，向太白金星问道：“这是谁人墓冢，怎的就和刘彻的皇陵一般高大了？”太白金星奏道：“这是一个风水先生的坟墓，原本应是刘彻的安寝之地，他竟占了。因为那里地脉旺盛，瑞气长聚，他的坟就长得贼快。”玉帝听了，非常生气，责问道：“你真是老糊涂了！既然早就知道，缘何不去制止？”太白金星说道：“因是刘彻当年亲自赐封的，他是人间之主，口无戏言，老臣也就没有过问。”玉皇气得歪了胡子，把手一指，一块巨石便从天上落了下去，不偏不倚，端端地掉在风水先生那个坟墓的顶顶上，那坟就像气球捅了一刀子，噗噗地就小到原来的那个份上，再也长不起来了。后来，当地老百姓便称它为“压石冢”。那坟那石，依然在。

这虽然是个传说，但却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玉帝老儿有等级观念，瞅红蔑黑；二是人各有命，强求无益；三是这个地方，确是天下独一无二



的风水宝地。尽管风水先生的美梦没能实现，受到了玉皇的制裁，但人们仍然竞相在这里为先人、为自己挑选墓地，不信又会碰在玉帝的手里。所以，历代许多达官显贵、豪富大贾，都希望自己死后埋在这里，碰碰运气。过去这里称作安陵，编著《汉书》的班氏一门，就是这里的人。

到了东汉末年，有个县令为了自己能长卧此地，就叫人筑了墓穴，自己冠带整齐，然后跳下墓穴，躺进棺材，坠金而死。他好歹也是个名门望族之后，经天纬地之才，只是时运不济，故而做了三十一年县官，挪了九个县府窝儿，总是不见晋级提擢，便愤世嫉俗，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便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当地百姓见他可怜，就立下石碑，称作“寻福墓”。

说也奇怪，尽管许多人和风水先生一样，未能沾上风水宝地的灵气，惠及子孙，但自西汉以来，五陵地面还真出了不少文臣武将、经魁文斗。不过，在人物荟萃之时，也难免鱼龙混杂，掺了许多沙子。一些纨绔子弟、浪荡公子，也在此地应运而生。他们整天斗鸡走马，寻花问柳，饮酒作乐，牵狗射猎，搅和得百姓不安。“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先生早就说得透彻不过了。

斗转星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五陵原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五陵县更是一日千里，发展神速。目前该县共辖十九个乡镇，三百三十八村，四十三万六千八百人口。其中最富裕的村子，除了城关镇的几个以外，就数上陵乡的尚贤村了。但是，谁也未曾想到，就是这个全县、全市有名的小康村、文明村，日前却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村委会主任（村长）、尚贤企业总公司总经理尚德九，竟然被人一刀子阉了！

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很快传遍了整个五陵原。因这类事件的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更具有独特的刺激性，所以很多人就特感兴趣，嘴里溅着唾沫星子，眼里闪着光泽，绘声绘色地津津乐道，百说不厌。于是，

村长被阉的新闻，更成了新闻中的奇闻了。而且农村也不乏杜撰天才，他们能把一件原本平平淡淡的事情，经过一番浓妆淡抹，加枝添叶，立刻就演义成了一件色味俱全、生动感人、脍炙人口的古今奇观。正像前年秋季，有位民间口头文学家，为了表现和宣传五陵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就编织了一个《汉高祖开会》的故事。说汉高祖一日无事，便从长陵出来散心，到咸阳及五陵原的周边县区转了转，见高楼林立，市场繁荣，车水马龙，人民安乐，便十分惊讶，忙把文帝、惠帝、景帝、武帝和昭帝叫来，开了个紧急会议。说你们看看现在社会发展多快？人们把我们那个时候称“文景之治”、“大汉雄风”呢，可你们坐过小汽车吗？看过电影电视吗？黎民有这么幸福吗？国家有这么强大吗？科技有这么先进吗……等等。真是夸张得很有些水平。这位民间文学家又说：睢景臣的《高祖还乡》，把个斩蛇起义、雄霸天下、贵为天子的汉高祖刘邦，奚落得有些过分。什么“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为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什么“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说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这完全是讽刺性的笔触。而这位民间口头文学家，却以汉高祖复活的艺术手法，反映了当前五陵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和繁荣景象，很快传遍了整个五陵原。

正因民间不乏这类文学天才，杜撰能手，所以尚贤村的尚德九被阉以后，他们便发挥自己的创作专长，为阉割事件增添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具有特别刺激力度的故事情节。特别是一些妇女和青年们，对此事特感兴趣，三五成堆地窃窃私语，甚而放声大笑，不在乎这个悲剧中的人物命运和事态发展的后果，只是寡味地寻求开心。而且，有的情节细节特黄，低俗污秽得难以启齿，所以笔者就只好略去，为读者诸君留点想象的余地。

这件奇闻的中心人物，自然就是谢宏仁和尚德九了。谢宏仁是个阉



匠，不论劊猪阉牛割马喉，都是这个行当的高手。他原本是个忠厚老实的汉子，因为家贫，才干上这个行当。他无是无非，睦和乡里，很有些人缘。但是，当他听了王珍珠的话以后，当他气愤填膺地冲进自家的房门以后，当他亲眼看见尚德九正在强暴他的老婆潘艳月以后，就气得红了眼睛，昏了头脑，才一刀子把德九阉了。消息传出，全村沸腾，乡亲们既同情他和老婆的遭遇，又觉得他做得有些过分；既大骂村长混蛋，又都想庇护村长。因为村长尚德九是个人才，是个功臣，他对尚贤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尚德九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村干部以来，为尚贤的建设和发展披星戴月，呕心沥血，而且功绩卓著，有口皆碑。特别是近十年来，他和支部书记尚大清，虽然也有刻骨铭心的个人恩怨，但在工作上还是同心协力的，所以就创造了不少奇迹。他分管村上的工商业，先后创办了造纸厂、副食加工厂、木器加工厂、建筑公司、白灰场、运输队和一座二十四门的砖瓦场。一九九二年又成立了尚贤企业总公司，他任总经理兼造纸厂厂长。村办企业年获利润一百多万元，解决了一百三十多个男女青年的就业问题。并先后投资三十多万元，为尚贤小学新建了一座教学大楼；投资了二十万元，规划、整修了村里的道路，把千百年来坑坑洼洼的土路，修成了水泥路面；又投资六十多万元，为九个村民小组各打了一眼深机井。这种敢于开拓的精神和辉煌成就，使他誉满全县、全市，还被省政府命名为“农民企业家”。全村的人把他和已经逝世的老支部书记赵秀芝、现任书记尚大清，称为尚贤的“三大功臣”，尚骡驹的母亲还给他磕过头，称他是救命恩人。像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功臣，却在谢宏仁的一刀子下身败名裂，也直接影响了全村的形象。所以，一些人就抱怨谢宏仁，不该下手太重。就是打他、骂他、罚他都行，怎的就断了人家尘根。

在同情与抱怨的同时，人们又都担心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更为谢宏仁的安全提心吊胆。谁都知道，尚德九当了三十多年干部，关系四通八达，别说五陵这个百里小县，就是市上、省上，哪里没有至交？何况许多人又

都是各界要员。虽说德九寻求了一次高潮，有损干部形象，但毕竟是一念之差，何苦将他致残？只要上面一句话，这个老实憨厚的阉匠，岂不要坐上三年五年大牢？还有人传说，尚德九和县长称兄道弟，和市长划拳喝酒，和省长单独合影照相呢。说有次省上召开乡镇企业会议，开会之前，省长还亲切地拍着尚德九的肩膀，开了一句玩笑：“老尚，你这家伙好大的名气！”他却笑道：“名气再大，还不是由你统治着？”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刮目相看了。加上有人很快把“省长都和他开玩笑呢”，改成了“他和省长都开玩笑呢”。这种微妙的句式变化，价值连城，一下子使他身价百倍，连公安局的人见了，也远远地点头哈腰。像他这般知名度的人物，被人一刀阉了，岂能善罢甘休？果然，廖县长就很快给尚大清打来电话，询问事实真相。尚大清自知此事关系重大，便含糊其辞说，正在调查，以拖延时间，谨慎处理。

在全村波动之际，尚贤村的干部队伍，表面上看来比较平静，暗下却有些动荡。支部书记尚大清、支部委员兼会计谢明、支部委员兼妇女主任张芸芸、第二村民小组组长尚方、第一村民小组组长尚越、木器加工厂厂长方为等人，都希望“纯属讹传，绝无此事”。砖瓦场经理尚玄和第五村民小组组长等人，却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而副村长兼造纸厂副厂长尚飞等人，暗自拍手叫好，盼望着事态扩大，尚德九就此倒台。在这种复杂的形势面前，是实事求是，还是以假乱真，关键在于一把手尚大清的态度。因为他既是一把手，又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话，下边都服从，上边也相信。

尚大清虽然忠厚老实，但并不糊涂。他尽管和尚德九有夺妻之仇，但他却能从大局出发，决不以私废公。特别想到他和德九风风雨雨干了几十年，特别想到从老书记赵秀芝那会儿起，为了和尚仁村争夺全县先进，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因当时的社会潮流和领导们的主导思想的缘故，全县的先进典型老是非尚仁莫属。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尚仁村方才自



然而地垮了，他们的尚贤村才一跃成为新的先进典型。想起这些，尚大清便暗下决心，为了尚贤村的声誉，尚贤的前途，必须保护尚德九。

(二)

尚德九躺在坑上，盖着印有松鹤图案的绿色缎被，不时地皱皱眉头，或是咬咬牙齿。因为受伤的那个部位，像火钳子在夹，疼得他额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老伴尚白菊坐在旁边，噙着泪水，两只眼睛已是樱桃般的红肿了。女儿尚蓉，原本就是个厉害角色，气得脸上青一阵，黄一阵，瞪着一双杏眼直嚷：“我非杀了他谢宏仁不可！我非告他谢宏仁不可！”儿子尚辉坐在沙发上，一脸苦相，心里很是烦乱。他中师毕业后开始任教，后来尚德九通过人际关系，把他调到县计生委。他和谢宏仁的大女儿谢莹，从小青梅竹马，目前正在热恋之中，谁料两家大人之间突然发生了这种丑事，尚辉便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尚蓉见尚辉一言不发，就愤愤地说：“哥，你说句话呀！爸成了这个样子，你是必须要出头的。我们不能叫人家这么糟蹋，这么侮辱。他谢宏仁敢下这样的毒手，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尚辉不耐烦地说：“嚷，嚷，你嚷什么你！杀吧，杀了他我们也不得活；告吧，这种事情还要敲锣打鼓，通告天下吗！你到村里看看，听听，哪儿不是叽叽喳喳，挤眉弄眼的！”

尚蓉冷笑一声，说：“我知道你护着阉匠，他是你未来的岳父么！可我告诉你，谢莹就是个仙女下凡，也别想跨进我们尚家的大门！”尚辉是个缺少阳刚之气的知识分子，脑子里也没有多少渠渠道道，一听妹妹的话，逼得他没了黑眼仁，一跺脚，说：“哎呀！你胡说什么呢！”尚蓉说：“我说得不对吗？那好，你和我敢去找他谢宏仁么？”尚辉被妹妹逼急了，满脸涨红，说道：“好！走就走！出了事我可是不管的。”两人呕了气，抬脚就走，不料尚德九却吼了一声：“都给我回来！”两人便站住了，望着扭

曲了脸的父亲。

尚德九说：“你们去找人家，不怕卸了你的腿，这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躲都来不及呢，还要打雷闪电的，叫我上新闻联播呀！”那地方又一阵剧痛，禁不住皱皱眉头，吁口气，接着说道：“这事你们谁也别乱插手，怎么处理，我自有主意。”尚白菊又气又恨又恼又忧伤地说声“何苦呢呀”，就又流下泪来。二十多年前，他强暴了她，把她和尚大清双双拆散，迫于形势，方才和他成了勉强夫妻。如今又因这种事情，被人阉了，也是报应。但是，德九已经成了这般模样，她又能说什么呢？就含着泪向后房去了。

尚德九见状，心里自然明白，也觉得一阵惭愧，忙侧过脸去，闭上了眼睛。天阴着，屋里有些昏暗，从窗棂里透进来的那点光亮，反倒把他的脸庞映得青灰。尚辉和尚蓉也一时没了话说，呆呆地靠墙站着。

这时，尚大清走了进来。他细高个儿，清瘦面庞，平平常常，无甚特点。只是那双不大的眼睛，偏偏陪衬了一对双眼皮，使那五官方才有了色彩，所以也就受看多了。尚辉、尚蓉见他进来，忙打了招呼，尚蓉就走了出去。尚德九要起来，尚大清急忙按住他，说：“别起来，你躺着吧。”又关切问道：“德九，你看，要不要住院？”德九摇摇头，苦苦一笑，说：“算了吧。”大清点点头，说：“也好。其实在医院也就是贴药、吃药、打针、消炎，倒不如在自家家里方便、安静。”尚辉知道他们有话要说，也退出房间，到后房安慰母亲去了。德九望着大清，不知怎的，心头一酸，就噙了一汪泪水，哽咽着说：“大清，我他娘的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悔得很呀！”大清也不由眼圈红了，说：“谁没个三昏九迷十二糊涂？现在悔也无益，要紧的是养伤，更紧迫的是如何做好善后工作，平息事态。目前，宏仁一家气还没消，你的态度是啥，我也不清楚，弄不好，事情越闹越大怎么办？”尚德九何尝没有考虑到这些，但他却不好先说出来，只是叹口气，说：“你的意见呢？”



尚大清沉默了一会，望着原本人高马大、方脸剑眉、精神抖擞，却在一夜之间憔悴了许多，且面有愧色的尚德九，说：“这事我也反复考虑了，不追究不好，追究起来也不好。你强奸了人家，你有罪；他们伤害了你，致残了你，他们也有罪。所以首要的问题，是你们两家的态度和打算。这打算无非就是两点：要么打官司，但这会激化矛盾，弄得满城风雨，子女难以见人；要么私下解决，相互忍了，平息事态。我是倾向后者。因为这件事不光关乎你们两家的声誉，更关系着全村的声誉。而且乡上、县上对这件事也很关心，也有些……恼火。因此，依我的想法，冷处理才是上策。只要你们两家不再起事，上头也就主动了。常言说，民不告，官不究，谁没事找事？”尚德九听了，觉得大清说得诚恳，说得有理，并暗示他私下调解，不要上告，这样才能防止事态扩大，也符合冷处理的方式。再说，这种事情常常无风也起三尺浪呢，再闹下去，岂不是丑名更要远播了？就点点头说：“也好，你看着办吧。”大清不好久坐，在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说：“这是一包上好的刀剑药，保险一贴就好。只需一个星期，你就可以下炕了。”德九说：“从哪儿弄的？真有这么灵吗？”大清说：“不要问了。记住，三天换一次，贴上两次，你就可以参加亚运会了。”说得尚德九也笑了。

已是傍晚时分，天上乌云密布，到处弥漫着雾濛濛的潮气。时值春暖花开季节，麦子已经起身，人们也都盼望着有场好雨。往常，每到下午七时，尚德九便开了彩电，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今晚却没了这个心思。因天阴着，屋里就暗得特别早。德九也不开亮电灯，只睁着眼躺着。各家各户做晚饭的烟味、香味，与天空弥漫的潮气混合着，不时从窗棂飘了进来。尚白菊正在厨房里烧汤，风箱噼啪噼啪地响着，显得十分沉重。突然，一股葱花的香味直扑进来，立时，德九就觉得肚子饿了。从昨天到现在，因为下身疼痛，加上又羞又气，又愧又恨，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又担心事态扩大，造成更大更坏的影响。刚才大清的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不

谋而合，心情就好了许多。

不大一会，尚白菊端了一碗葱花荷包鸡蛋进来，顺手拉亮电灯。她把碗放在炕沿上，然后爬上炕去，两手抱住德九的腋下，使尽力气，向上拉了拉，勉强坐了，把他抱在怀里，就要用匙儿喂他。这些动作完全是在无声中进行的，没有表情，像一种机械在按照程序运转。德九下身很痛，上身却是一如既往的正常，就说：“我自己来吧。”

白菊就把碗勺递给德九。德九吃着，却流下泪来，唏嘘半晌，却只说了一句：“他妈，我对不住你呀！”就只哭，荷包鸡蛋也吃不下去了。尚白菊木然地坐在炕角，如一尊佛像。但她那两只眼睛里也溢满了泪水。她心里很苦，也很愤怨，但她不想说，因为说也无益。德九的话她明白，那是一种犯罪后的忏悔。那话也有双重含意：过去他强奸了她，现在他又强奸了潘艳月。她怨他，恨他，却不能不管他；她不喜欢他，却又和他同床共枕，她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矛盾中过来的。她也知道，尚德九的确是个有魄力、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更是个不怕吃苦，肯为群众办事的村干部。一句话，他不仅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劳苦功高，贡献突出的楷模。他当年强暴她，完全是出于爱她，想得到她的缘故，他如愿以偿了。几十年来，他对她也不错。然而，好人和爱情是两回事，功劳贡献和爱情也是两回事。因为爱情这东西特别的怪诞。你不爱他，他再伟大，却与爱情无补；你爱他，他就是再平庸，那爱依然是至死不渝的。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谁也没法。尚白菊不爱德九，那颗爱心只是在尚大清身上。就是她和德九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幻想他是尚大清，否则就没丁点儿激情。光阴荏苒，她就在千百年来那种道德观、婚姻观的约束下，和德九凑凑合合地度过了数十年的坎坷人生。然而，眼下他们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他却利令智昏，竟然又和潘艳月发生了这种事情，哪能不伤心、不愤怒呢？但她却是个十分温柔清纯的女人，性格决定了她的忍性，也决定了她的命运。于是，她只能把忧伤、愤怨和不幸一起揉碎，咽下肚去，又化作



晶亮的泪水，从眼睛里流淌出来。

尚大清从尚德九家出来，急急忙忙地向回走去。几个妇女站在路旁，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一副得到精神满足的样子。她们见尚书记过来，就戛然地悄没声息了。他明白她们在议论什么，就瞪了她们一眼，心想：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呀！看来精神文明建设还得狠狠地抓一抓呢。

进了自家院子，老伴白逸云正在喂鸡，见他脸色不好，便问：“咋啦，又发生啥事了？”尚大清说话：“还不是德九那事！”白逸云就狠狠地说：“活该！活该！”

白逸云在青壮年的时候，就有点胖，四十八九以后，特别是从五十岁以后的这一两年中，仿佛蜂蜇了一般，胖得特快，体重连年递增到二百一十六斤。远远看去，碌碡似的，高低左右差不了多少。她爱说爱笑，心宽体胖，不时抡着两只短胳膊，高喉咙大嗓门地喊叫，嘎嘎嘎地大笑，村里人就喊她“笑佛”。她虽然肥胖得可以，脚下却还利索，并不显得累赘，很有些剩余精力。只是在动弹的时候，身上那肉便突突地颤，像一块晃动的凉粉。

白逸云说罢，便向前楼下的套间走去。大清家两间庄子，前年拆了老先人留下的两间老厦房，给前边盖了一座二层楼房，院里又添了两间平房，一间厨房。他和逸云住在套间，女儿小梅住在平房，儿子连贵住在二楼上。尚大清关了后门，也返身回到套间。套间的南头是一张新式大炕，炕下有通风道，炕面子是水泥做的，炕墙贴了瓷片。炕下靠西墙有张方桌，方桌北边放了一只三人沙发，东北角的一只半截柜上，放台彩电，西北角有只大立柜，立柜是橘黄色的，已经有些斑驳。尚大清刚一进门，白逸云就问：“两家的态度咋样？”大清叹口气，说：“还没顾得去宏仁家呢。德九见了，他也同意私了。”白逸云说：“他不私了能咋？人家没一刀子捅了他，算他福大命大呢。”

大清说：“你还看这台戏唱得不热闹？真要弄出人命，要我这书记干

啥呢！”他点支烟，吸了一口，沮丧地说：“德九也真是的，鬼迷心窍，怎的就那个了潘艳月！都是五十出头的人了，有这精神！这么一来，不光毁了他自己，连咱这小康村、文明村也没了形象，我这个当书记的也不光彩。现在方圆十里八村的人知道了，可领导没一个人愿意前来处理这事，把我这个瘦猴夹在中间，骨头都响开了。加上小梅又和谢峰谈对象，连贵又和尚蓉跑前跑后的，不管不得了，管了了不得，得罪哪家都不好。他娘的，真是老干部遇上了新问题。”说着说着，眼圈竟也红了，两只鸡爪子似的手，也不禁颤了起来。他疲惫地往沙发上一靠，闭上眼睛，感慨地说：“唉！可惜德九了！”

尚大清这一说，笑佛白逸云也哑了。事情发生后，她原本是没有多想的。而且她对尚德九早有看法，觉得他锋芒外露，看不起大清。所以平时见了，虽也嘻嘻哈哈，却是心口不一。眼下发生了这件大事，也就有些幸灾乐祸的味儿。听了大清的话，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村里发生了这么大、又这么怪诞的事，别人可以袖手旁观，大清却不能不管。至于儿子追求尚蓉的事，她原本就不同意。她觉得尚蓉这姑娘聪明是聪明，人样也俊，就是性子不好，老像炸弹似的，刚烈有余，难得有点温柔。好在她问了连贵几次，连贵总是说，哪有这事，你别胡算卦了。可女儿小梅和谢宏仁的儿子谢峰的事，以前还是满意的。

谢峰既长得方脸大个，一表人才，又诚实好学，还发表过几篇小说、散文。面对这种微妙的关系和这个事件本身的巨大影响，以及棘手的善后问题，感到大清真的遇上了难题。于是，她一方面同情自己的丈夫，一方面又骂起尚德九来。说自古以来，老牛爱吃嫩苜蓿，老猪爱攻嫩白菜，你德九也真是个乱眼子，竟那个了艳月，惹了这一身腥，弄得八周四处的唾沫星子乱溅，全村不得安宁！亏你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地跑遍了花花世界，倒是这等的审美标准。

大清原本心烦，听了这话，不由扑哧笑了，说：“他文化程度没你高，



素质自然就差了。要是你，档次就高了。”白逸云也嘎嘎笑了，说：“你说对了，我好歹也是个高中毕业，不是文化大革命，早上大学了。”

两人说笑了一会，心情就好多了。大清正想到谢宏仁家去，谢明却敲门进来。他拿了一份红头文件，递给大清说：“乡上转发了县委、县政府的文件，要求认真学习南巡谈话精神，乡上、县上还要不定期进行检查呢。”说着，便坐在方桌旁边的电镀椅上。白逸云见是公事，就走了出去。尚大清一目十行地看了文件，拔出钢笔，批了一行字：周三晚上，召集全体党员、干部学习。要递给谢明，又收了回来，加了一句：谁也不准请假。写后看了一遍，见没遗字，这才递给谢明收了。谢明想了想，迟疑了一下，问道：“这文件还给村长看不看？”大清说：“算咧，我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就是叫他看，他成了那样子，等他好些了再说。通知会的时候，要有人请假，就说我说了，不准。”谢明点点头又问道：“文件要求还要深化改革的规划设想呢，要不要召开支委会研究研究？”大清说：“先学习，学了以后再说。这两天村里乱得跟麻一样，还顾得上研究！”谢明就不说什么了。大清看了谢明一眼，问道：

“我前天给你说东斗渠衬贴的事，要抓紧和水利部门联系。咱村各组虽然都有一眼机井，遇到大旱仍是杯水车薪，我们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抓这件事呢。”谢明说：“我已经联系过一次，他们说，事是好事，但主要还是要靠村上的积极性呢。”大清就一拍茶几说：“上面一年给他们拨几百万元的水利款呢，都买了干饭了！靠不住了我们自己干，今年搞五百米，明年再搞五百米。他们如果要开现场会，挡驾！”谢明笑道：“挡得住吗？干出成绩，有关部门就都来了，我们还得热情招待呢。”大清就叹了一口气，接着又问：“玉米自交系落实了没有？今年仍然制种三百亩，一亩也不能少。你有空再找找种子公司经理，这是我和他早说好的。另外，杂交种只要陕杂三号，别的不要。”谢明点头应了，站起来要走。白逸云却端着一碗中午剩干面走进来，说：“谢明，喝了再走吧。”谢明说喝过了，白逸云